

青楼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著

韦平 韦拓 译

青楼

〔秘 鲁〕巴 尔 加 斯 · 略 萨 著

青 楼

韦 平 韦 拓 译

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MARIO VARGAS LLOSA

LA CASA VERDE

(根据一九七五年马德里“阿吉拉尔”出版社再版的作者的
《作品选集》和巴塞罗那“塞伊斯—巴拉尔”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出版的原著第十二版译)

责任编辑: W·A

封面扉页: 刘绍荟

青楼 [秘鲁] 巴尔加斯·略萨 著
韦平 韦拓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28,000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10116·865 定价: 1.46元

前 言

〔秘鲁〕爱玛·叶·卡尔德隆

……“爆炸文学”^①而崛起

本 . . .

卓越超群的佼佼者。

巴尔加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城，祖父曾在玻利维亚任领事，他跟祖父在那里的科查班巴度过童年。后来返回秘鲁，先后在皮乌腊城的一所教会学校和利马一军事学校上小学和中学，在中学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活动，著有两部作品：小说《指挥官们》（1958）和剧本《逃跑》（1955）。

^① 爆炸即英文 Boom 一词，为兴隆畅销之意。“爆炸文学”系指五、六十年代拉美文学在创作和出版方面所呈现的盛况。

其后进圣马克斯大学攻读文学与法律，因学业殊优，毕业时获得赴欧进修的奖学金。他博览群书，因而知识渊博；他爱好旅游，游览了欧洲的主要城市巴塞罗那、伦敦、巴黎等等，以及本国的河山和原始丛林，因而视野广阔。

他从一九六〇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一跃而成为文坛巨匠。现在他是著名的教授，杰出的评论家兼新闻工作者，多产的作家，并于一九七六年被推为第四十一届国际笔会主席。

巴尔加斯是一位天才的职业作家，因其作品风格的独特，语言的运用和构思的新颖，被公认为拉美文学中“
小说家，他在仙”

，而且也鞭挞了整个现实社会，因为我们所生活的
是一个使价值观念遭到阉割、充满着陈规陋习和等级森严与阶层重叠的社会。

作者在《青楼》中回忆了在皮乌腊所生活过的年代和为参观阿瓜鲁纳和乌安比萨人的部族在原始丛林旅行所获得的印象。在《幼兽》一书中，他从一篇新闻报导引出了青年学生的生活题材和社会带给他们的精神苦恼。《大教堂里的谈话》一书中，他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本国的政治生活。在小说《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中，他描写了原始森林的边境村镇的军人。

生活。在《胡利娅姨妈和作家》一书中，作者叙述了个人的生平。

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写小说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因为他不满社会现实，描写现实是为了揭露现实，而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读者不难看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浸透了作者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对乡土的怀念和对社会的批评”。而且，作者经过长期的刻苦努力和精心的劳动所写出的作品或所塑造的令人着魔的人物，使人觉得不是一般的报导之类的文章，而是文学作品。

作者认为，创作的目的在于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这一观点反映在他对于文学的作用的论述中。他于一九六五年在阿雷基帕举行的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应该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力求表现社会各个阶级的人物，对现实生活只能加以放大，不能支离破碎地去描写。”这就是说，“客观全面地，而不是主观片面地去反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是作家对当代人类最好的贡献，使人们得以认识世界，从而能够影响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

作者对表现现实生活的主张也反映在具有各种倾向的拉美文学作品中。十九世纪的拉美文学主要描写社会风俗习惯，写些讽刺作品、戏剧、小说和报告文学，但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倒更象流浪文学。

作为秘鲁文学主要形式的现实主义开始于本世纪初叶，当时中产阶级集团中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作家从事散文写作，他们通过写反映社会生活的杂文和故事，开始探讨社会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寻求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由此产生了用土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它的主要崇拜者们主张重

新估价土著文化。然而，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某些地区主义的作者只埋头写作，而不讲究作品的艺术效果，从而导致青年作家们去寻求新的表现形式。

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总是以不同时代的社会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用新形式表现新人物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和秘鲁社会发展的进程相联系的，是和不同社会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程度相联系的，也是和伴随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团体相联系的。

五十年代的秘鲁文学反映了城市新现实中的下层人物的生活，从而确立了文艺小说的新概念；也反映了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加速城市化过程的需要。这些现象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国家实行现代化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出现社会经济危机的结果。面对这种复杂的现实，作家的创作任务就要反映他们时代的社会矛盾和国家所经历的情况。所以，巴尔加斯·略萨倾向于批判的现实主义，既注重反映社会的现实，又力求革新文体艺术风格，而避免模仿外国的格式或囿于地区主义的陈模。在秘鲁文学中，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一直在继续发展着，并反映在巴尔加斯·略萨、里维罗、雷诺索、古铁雷、乌特亚加·卡夫雷拉、冈萨雷斯·比尼亚和布里塞这些作家的作品中。

巴尔加斯·略萨在写完他的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城市与狗》之后，旋即打算创作一部更为惊人的作品，其技巧的高超、娴熟的程度、情节的复杂均要达到他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这个设想之下，他写出了《青楼》。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堪称是一部巨著。他所叙述的是真实的事情，是作者在偏远地区的经历。这些故事互相交织，在两个不同的舞台上沿着消逝的

岁月同时发展而并行不悖。

一、皮乌腊城——作者曾经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段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构成了这部小说开头的一系列情节：“青楼”——神秘的妓院；盲人琴手的三重奏；在位于沙漠北部的独特市郊曼加切里亚，每天晚上暴风卷起的流沙在这里犹如下雨一般从空中落下，渐渐地吞没了这座城市；皮乌腊居民区的流浪者当中不可征服的人物等等。

二、亚马逊河地区——作者为了调查原始丛林部族的生活情况曾经参观过的地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些情节。圣玛丽亚·德·涅瓦的修道院的修女为了履行所谓的道德义务，教育土著女孩成为驯服的奴仆；阿瓜鲁纳族的印第安人胡穆由于要组织合作社，揭露土著居民受剥削的情形而遭到惩罚；海盗逃犯组织人力开辟私人庄园，娶纳年轻的土著女妾；冒险商人富西亚做皮货和橡胶生意的情形，等等。

作者在回忆过去涉足过的地方时，没有摄取一般性或者历史性的题材，而是选择了那些神秘而又离奇的事件。请看，散居在马拉尼翁高原的阿瓜鲁纳和乌安比萨人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是何等的截然不同！作者为参观这些部族只飞行了两个小时，就发现还存在着一个“生活在史前社会的野蛮世界，在那里没有文明可言，其野蛮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小说所描写的是奇异的、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小说的内容犹如大河里的两股流水，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有时互相冲击，有时相辅相成，有时互相渗透：原始森林与城市相对应，圣玛丽亚·德·涅瓦的玛丽亚山顶与皮乌腊的沙漠相对应，宗教团体（修道院）与“青楼”（妓院）相对应。

但这种安排只是表面的，因为在小说中，这种对应仅仅是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表面的印象（几乎是象征性的），但使人们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两极世界。

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大多是妓院的妓女、私生子或漂泊尘世的人物。无论在原始森林、沙漠里，还是在皮乌腊附近的地区，女子总是遭到奸污，或者被人抢去充当妓女或佣人；妓院的老板安塞尔莫来历不明，是个酒鬼，全靠收罗女人卖淫营生；富西亚是个一直生活在水上的坎波格兰德人；托尼塔被一个洗衣女工所抚养；和博尼法西娅结婚的军曹利图马一心想回到北方的故土；潘塔查感到幸福只存在于幻梦之中，在现实生活里是寻找不到的；热中于冒险的人勾结地方当局，密谋走私。他们都各自用自己的暗语说话：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拐弯抹角，也有清道夫和士兵的行话，有淫秽粗鲁的语言，有出言不逊的漫骂，试图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无所依托和几乎难以苟活人世的牢骚。

巴尔加斯·略萨或许想这样来表现遭到西班牙人蹂躏的拉丁美洲的现实：被赶到偏远地区的人民要起来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拒不就范于秘鲁的现存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人是按等级划分的，多数人生活艰难，精神苦闷，以致神经错乱，感觉不到存在的价值，女人变成妓女，土著惨遭杀害，老百姓倍受苦难。受剥削受压迫的人被禁锢在难以逃脱的命运之中。

但是，读者在作品中也能领略到某种宿命论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小说中一些人物的身上，而且作者所描写的环境也笼罩着这种气氛——某种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的空气：城市、丛林和青楼的上空总是被一种“纹丝不动的云彩”笼罩着，阿基利诺总是沿着河流漫步，琼加总是管理着她父亲开设

的妓院……

我们唯一能够隐约看见的一个与这种令人窒息的现实相决裂的变化（或许是革命？）是当“青楼”着火的时候。但是，“青楼”周围的围墙很快又围起来了。妓院又恢复了，修道院的修女几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青楼”的妓女。小说把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冲突，即整个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戏剧性的现实冲突就封闭在这个围起来的圈子里。作者面对这种现实所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创造一个能够让人们生存下去的理想的世界，一个人道的世界。

小说的特点，也就是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在文学创作上首创出一种颇似“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将所摄取的素材给予文学的加工，各种人物的语言独具特色，写作风格有所变幻，打乱故事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交错描写人物的活动，作者自己也置身故事之中，或者通过所描写的人物进入书中的情节，从而构成了小说的节律，刻画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

巴尔加斯·略萨是拉丁美洲当代文坛上的一位勇于尝试而又十分成熟的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青楼》于一九六五年问世，一九六六年获得国际评论奖，一九六七年又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艺奖”，被公认为近十五年来出版的最优秀的西班牙语小说。

第一章

军曹向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瞥了一眼，大麻蝇还在那儿飞着。小船在浑浊的水面上颠簸，从两岸那墙壁似的树丛里，散发出一股股灼热炙人的粘糊糊的蒸汽。半身裸露的警察们缩成一团，躺在船里。正午发黄的阳光透着绿色，“小个子”的头枕在“胖子”的肚子上，“黄头发”汗如雨下，“黑子”咧着嘴喃喃吃语。黑乎乎的一片美洲蚊子象阳伞一样追逐着小船，蝴蝶、黄蜂、肉蝇在人体中间左右飞舞。马达有节奏地吼叫，吃力地喘息，又一阵吼叫。领航员涅维斯左手掌舵，右手捏着嘴里的烟卷儿。草帽下面，他那油光发亮的脸孔始终绷得紧紧的。这些丛林里的人不是平常的人，他们为何不象其他基督徒那样汗水淋漓呢？安赫利卡嬷嬷呆在船尾，神情严肃，两眼紧闭，脸上挤出至少一千道皱纹，不时伸出舌尖舔舔下巴上的汗珠，吐口唾沫。可怜的老太婆，原本不该这样奔波。大麻蝇鼓动蓝色的翅膀，轻轻离开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的玫瑰色额头，在白亮白亮的阳光里兜了几圈后便消失了。领航员关上马达说：“军曹，已经到了，穿过这段曲曲弯弯的小河之后，就是奇卡伊斯了。”但是军曹的心对他说，“这里不会有什么人的。”马达的声音完全停

息了，嬷嬷们和警察们都睁开双眼，抬头张望。领航员涅维斯站在船上，时而右时而左地打着舵，小船悄悄地靠了岸，警察们翻身爬起来，穿上衬衣，戴上鸭舌帽，打好裹腿。河的右侧，河水拐弯处，林木屏障突然中断，那里有一座悬崖，一道短短的红壤防波堤，一直伸展到一个小小的河湾，河湾里全是稀泥、鹅卵石。芦苇、杂草丛生。岸边，没有发现一只独木舟；崖上，也看不见一个人影。船搁浅了；涅维斯和警察们跳下船，在铅灰色的淤泥里挣扎。这里是一片墓地，心是不会骗人的，曼加切里亚人说得对。军曹勾着腰站在船头，领航员和警察们把小船拖向干地。帮帮这些可怜的嬷嬷吧，用手搭椅把她们抬下来，免得她们弄湿了衣服。安赫利卡嬷嬷在“黑子”和“胖子”的手臂上感到十分侷促，“小个子”和“黄头发”拉起双手走近帕特罗西尼奥嬷嬷时，她还犹豫不决，一落进他们手里，便面红耳赤，活象个大虾。警察们摇摇晃晃地穿过河滩，把嬷嬷们放在没有稀泥的地方。军曹一下跳到陡坡脚下，安赫利卡嬷嬷四肢着地往坡上爬，很有信心，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紧紧地跟在后面；她俩爬着爬着，就被红色尘土的旋涡淹没了。陡坡的土质颇为松软，一步一陷，军曹和警察们前进的时候，甚至陷到膝盖。他们弯着腰往前挣扎，整个没进了沙尘，用手绢捂着嘴；“胖子”连连打喷嚏，吐唾沫。爬到顶上后，他们相互帮着拍掉军装上的尘土。军曹举目观望，远处有个白花花的大圈子，一簇圆锥顶的茅屋掩映在丝兰和香蕉树之中，周围山峦重叠。茅屋之间的小树上挂着些椭圆形的口袋；那是帕乌卡鸟的窝。于是他对安赫利卡嬷嬷说：“我早就有言在先，这里一个人也不会有的，现在清楚了吧，证明我说对了。”但是安赫利卡嬷嬷从这边走到那边，走进这个茅屋瞧瞧，出来后又把头伸进另

一个茅屋，一刻也不停，一面用手驱赶着苍蝇。远远看去，满身尘埃的她象是个老太婆，倒象是件立着的挪来挪去的长袍，一个精神抖擞的黑影。相反的，帕特罗西尼奥嬷嬷却一动也不动，两手揣进长袍，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扫着空荡荡的村庄。树枝一阵摇动之后，传出一阵刺耳的鸟鸣，一群绿翅膀、黑嘴巴、蓝胸脯的鸟儿惊叫着在奇卡伊斯村荒凉的茅屋上空飞来飞去。警察和嬷嬷们抬头仰望，一直目送着它们消失在荒草丛中。杂乱的鸟叫声又持续了片刻，听得出鸟群里有小鹦哥，如果知道它们是不是缺吃的就好了。但是，它们得了痢疾，就是说，妈的，有只鸟拉了一泡稀屎。悬崖顶上出现了一顶草帽，领航员涅维斯的黝黑的面孔也看清了。他说：“看起来阿瓜鲁纳^①们被吓跑了，嬷嬷们。”她们也太固执了，其实谁也没有命令她们不理睬领航员。安赫利卡嬷嬷走到跟前，眯缝着双眼东瞧瞧、西望望。青筋暴露而坚硬的、满是栗色斑点的双手在军曹脸前挥舞着：“他们就在附近，东西都没搬走哩，应当等他们回来。”警察们面面相觑。军曹燃上一支香烟。两只帕乌卡鸟在空中飞来飞去，乌金似的羽毛带着潮湿的光泽闪闪发亮。这儿也有鸟，奇卡伊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阿瓜鲁纳。“胖子”笑了：“干吗不趁他们疏忽的时候捉他们呢？”安赫利卡嬷嬷气喘吁吁。“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吗，嬷嬷？”安赫利卡下颚上的白汗毛微微颤抖。“基督徒们把阿瓜鲁纳们吓坏了，他们都躲起来了。别梦想他们会回来，只要他们还在这里，就休想见到阿瓜鲁纳们的影子。”肥胖低矮的帕特罗西尼奥嬷嬷也在那里，站在“黄头发”和“黑子”中间说：“可是，去年阿瓜鲁纳们不是没有躲起

① 居住在阿瓜鲁纳地区的印第安人。

来，还出来迎接你们，甚至还用清脆可口的水果款待你们，不记得了吗，军曹？”“但当时他们不知道，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现在他们知道了，发现了我们的意图。”警察们和领航员涅维斯席地而坐，脱掉鞋子，“黑子”打开军用水壶，喝了口水，长叹一声。安赫利卡嬷嬷抬头说：“让他们把帐篷搭起来吧，军曹。”军曹满脸不悦地说：“把蚊帐支起来。”她扫了军曹一眼又说：“等阿瓜鲁纳们回来，”她的声音嘶哑了，“不要把脸拉得这么长，我有经验。”军曹扔掉烟头，几脚把它踩进地里：“这有什么关系，小伙子们，让他们躲起来好了。”就在这时，传来一声鸡叫，灌木丛生的荒地里跑出一只母鸡。“黄头发”和“小个子”发出一声欢叫，“黑母鸡！”他们追了过去，母鸡身上还有白色的斑纹呐，他们一把将母鸡抓住了。安赫利卡嬷嬷两眼直冒火星：“强盗，你们干的什么事哟。”她的拳头在空中挥舞：“它是你们的吗？放了它。”军曹说：“把鸡放了；不过，嬷嬷们，如果留在这里过夜，需要弄点吃的，不能让他们挨饿。”安赫利卡嬷嬷不允许胡作非为：“如果你们偷他们的小牲口，他们对你们能有什么信任？”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表示同意，“军曹，偷盗就是触犯上帝。”——她的圆脸显得很健康——“你不知道十诫^①吗？”母鸡在地上挣扎，咯咯叫着，扇着翅膀，摇摇晃晃地逃走了。军曹耸耸肩膀：“为什么还抱幻想呢，她们跟他同样了解阿瓜鲁纳们，甚至了解得更清楚。”警察们朝悬崖走去，树丛中，小鹦哥和帕乌卡鸟又吱吱乱叫起来，昆虫也在嗡嗡作响，一阵轻风吹来，奇卡伊斯房顶上的树叶随风摇曳。军曹松了裹腿，气得咬牙切齿，鼻歪嘴斜。领航员涅维斯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军曹，别

① 指摩西十诫：勿淫、勿盗、勿妄呼上帝等。

发脾气，悄悄拿东西就是了。”军曹气呼呼地指了指嬷嬷们，“堂阿德里安，这些差事不由人不发火。”安赫利卡嬷嬷口渴得厉害，可能还有点发烧，她的精神虽然振奋，可身体却出现了种种不祥之兆。帕特罗西尼奥嬷嬷问她怎么样了，她说：“别，别，现在别说这个了。”“安赫利卡嬷嬷，现在让警察们上来，你喝杯柠檬水吧，那样会好受一点，不会错的。”“人家会嘀咕我的为人吗？”军曹心不在焉地注视着四周：“人们会认为我是个无用之辈吗？”他用鸭舌帽扇风，“好大的一对兀鹰！”他突然转身对领航员涅维斯说：“秘密集会缺乏教育的表现。”领航员说，“你瞧，军曹，警察们跑回来了。”“一只独木舟吗？”“黑子”说“是的。”“有阿瓜鲁纳吗？”“黄头发”说，“是的，我的军曹。”“小个子”也说“是。”“胖子”和嬷嬷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是，是。”他们都跑去打听，然后一窝蜂跑了回来。军曹让“黄头发”返回悬崖，“阿瓜鲁纳们一上来就报告，其他人就地隐蔽。”领航员涅维斯收拾地上的绑腿和步枪。警察们和军曹走进一间茅屋，嬷嬷们仍旧站在明处。“可爱的嬷嬷们，你们躲起来吧。”

“帕特罗西尼奥嬷嬷，快点。”“安赫利卡嬷嬷，快点。”她们相互看了一眼，小声交谈了几句，轻轻一跳，躲进了对面的茅屋。“黄头发”从藏身的灌木丛里用指头指着小河：“我的军曹，他们已经下船了，拴好了独木舟，上来了，我的军曹。”军曹：“让他们上来吧，隐蔽。”“黄头发”说：“可别睡着了。”“胖子”和“小个子”匍伏在地，从棕榈树叶墙的小缝里窥视着外面，“黑子”和领航员涅维斯站在茅屋的最里面，“黄头发”奔了进来，走到军曹身边。“他们在那儿呐。”安赫利卡嬷嬷说，“已经走到那儿了。”安赫利卡嬷嬷虽然年事已高，但视力不衰。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说，“我早就看见他们了，一共六个人。那个头发浓

密的老太太穿着白短裤，两个又软又黑的乳房一直垂到腰间。她身后跟着两个看不出多大年纪的男人，矮个子，大肚皮，大腿枯瘦如柴，藤条系着的黄褐色破布片勉强遮着下身，屁股露在外面，发圈儿一直耷到眉上。他们在扛香蕉串。后面的两个小女孩，头上戴着树叶编的帽子，一个的鼻子上穿着一个圆环，另一个的脚踝上套着两个皮圈儿。她们和紧跟在后面的小男孩一样一丝不挂。那男孩看来年龄最小，也最干瘪。他们望着白茫茫的荒漠，那个女人张大了嘴巴，男人们则摇了摇头。”

“去跟他们说话吗？”安赫利卡嬷嬷问。军曹说，“好吧”。嬷嬷们出去了。“小伙子们，留神。”六个脑袋同时转了过来，呆住了。嬷嬷们微笑着，迈着整齐的步伐向他们走去。与此同时，阿瓜鲁纳们几乎不易察觉地聚在了一起，很快象泥土似地挤成了一团。六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两个向他们飘然走来的身着黑长袍的人。“如果来硬的，他们必然会撒腿就跑，小伙子们，不要开枪，别把他们吓跑了。”“他们让嬷嬷们走到跟前了，我的军曹。”“黄头发”说，“我以为他们一看见嬷嬷们就会扭头逃走哩。”“那两个女孩多嫩啊，多年轻啊，不是吗，我的军曹？”

“这个‘胖子’真是不可救药了。”嬷嬷们停住了脚步，这时，两个小女孩向后倒退着，伸手抱住老太太的两条腿。老太太用手拍着双肩，每拍一下，她那长长的乳房就颤动一下，愿上帝跟他们在一起。安赫利卡嬷嬷长叹一声，吐了一口唾沫，发出一阵疹人的啞啞声，然后又吐了一口唾沫，便雄赳赳气昂昂地继续讲起来，一面挥舞着双手，在那几张一动不动的、苍白而麻木的阿瓜鲁纳人的脸前庄严地比划着，用异教徒^①土话同他

① 指当地的土著居民，含有野蛮人之意。

们交谈。“小伙子们，你们瞧，嬷嬷跟野蛮人一样吐唾沫。”“这一定能博得他们的好感，我的军曹，一个女基督徒在用他们的语言同他们说话。”“不过，不要大声喧哗，小伙子们，如果他们听到了，会被吓跑的。”安赫利卡嬷嬷非常响亮、有力而刺耳的说话声传到了茅屋里，“黑子”和领航员涅维斯此时也把脸贴着墙缝窥视那片空地。“她把你们装进口袋了，小伙子们，这个修女真够聪明的。”嬷嬷们和两个阿瓜鲁纳都笑了，相互致了意。“她很有教养，军曹，你知道她在教堂里是靠学习打发日子的吗？更确切地说，是靠祈祷打发日子，”“小个子”说，“是在为世人的罪孽祈祷。”帕特罗西尼奥嬷嬷对那个老太太笑了笑，老太太把眼睛转向一边，仍然非常戒备，两手紧紧护住两个小女孩的肩膀。“他们还会谈些什么，我的军曹，是怎样进行交谈的？”安赫利卡嬷嬷和两个男人做着鬼脸，打着手势，吐了口唾沫，没有说话。突然，三个小孩离开了老太太，跑开了，使劲嚎哭起来。“那个小子看见你们了，小伙子们，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这里。”“你们看他多瘦啊。军曹，你注意到了吗？”他的头大得可怕，躯体小得可怜，活象个蜘蛛。蓬乱的头发下面的两只大眼，死死盯着茅屋。他晒得乌黑，象只蚂蚁，两条细腿弯曲而干瘦。突然，他把手举了起来，高声喊叫。“小伙子们，坏事了。”军曹说。薄薄的墙壁后面发生了一阵猛烈的骚动，咒骂声、撞击声不绝于耳。空地上爆发出一阵叫喊声，警察们磕磕碰碰地狂奔着扑到了空地上。“把枪放下，简直是些木头人，”安赫利卡嬷嬷愤怒地向警察们挥着双手，“嗨！中尉非收拾你们不可。”两个小女孩把头藏在老太太胸前，压着她那松软的乳房。小男孩不知所措地呆立在警察们和嬷嬷们之间的路上。一个阿瓜鲁纳扛着的香蕉串掉了，香蕉散了一地。母鸡在什么地